書

藏書數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四

一音律
二曆象
三占卜
四星相

音律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曆象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占卜

晉管輅

郭璞

索紞

唐嚴善思

周傑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令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爲樂戶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

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常無子妻因其臥疾遂竊資物以逃寶常無人膳遺竟餓死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

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投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

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然

○二曆象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

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
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
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
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
其眞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
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
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
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
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

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五横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

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二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〇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眞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踈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

故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又曰門前水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至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差謬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

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
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
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
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
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展
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
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
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

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
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
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
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
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
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
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
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
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

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必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
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
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
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
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
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
漢造四方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

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

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招差造月離表術又三
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
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
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
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晷漏交
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
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
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
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

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
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
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
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
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
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
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
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
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三十一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水利之學亦甚精觀其決金水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平通通斗閘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則可見矣

○三占卜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

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體性寬大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
絀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
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
為瑯琊郎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
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
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人[illegible]遂倡大論
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眾士論難鋒起而輅人

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材聽其
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
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
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
不敬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
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
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
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慊
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

得躄疾試爲作一卦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塋中有女鬼非君伯毋則叔毋也當饑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當

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烏入室中與鷰
共鬭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
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
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
鷰鬭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
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
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
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

之徵也其應行至項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旣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欵曲出入無㡆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沾發難須臾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

夫長仁乃服輅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
上來在廷中幢幢可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
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
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
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
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鴞天下賤
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
盡忠昔元愷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
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

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
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
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巔輕豪者
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
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
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
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後鄧颺言君見
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
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

出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翟文耀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

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言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

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明、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

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之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輅始見聞由爲隣婦卜亡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

者輅爲卜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中書令史紀玄龍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歘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此

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煙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

固接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
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
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吸其
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
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
為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
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
就視則滅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
○不○爲嘗○矣
南二十里許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

可·惡

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

寶常誠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麁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憂去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

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
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
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
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
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
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敦
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
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
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

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
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
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
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
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
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
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
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
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

墓碑生金庚氏之大忌也後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庚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索紞

索紞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紞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不輟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

婦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爲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紞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

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讁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鎭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

郎求出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捐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主龔襲位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術

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當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

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敎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

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殁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

僉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為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

責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决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

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

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
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
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據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
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
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
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
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
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戲言遂驗
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晏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

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欲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

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

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卽殺馬

〇袁天綱〇子容錄〇新唐書〇[illegible]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為益州

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晩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

宵讌曰僕及夏四月數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于
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皆曰鼠
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
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
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
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
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
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

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夭
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憚藏以紙
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
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
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
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日向朔
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
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
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

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賢其守之夫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爲允毀服給謁深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深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〇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楊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競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爲

晉王鎮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嚁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爲觀俾居之遠知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式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獻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經學儒臣

一易經

二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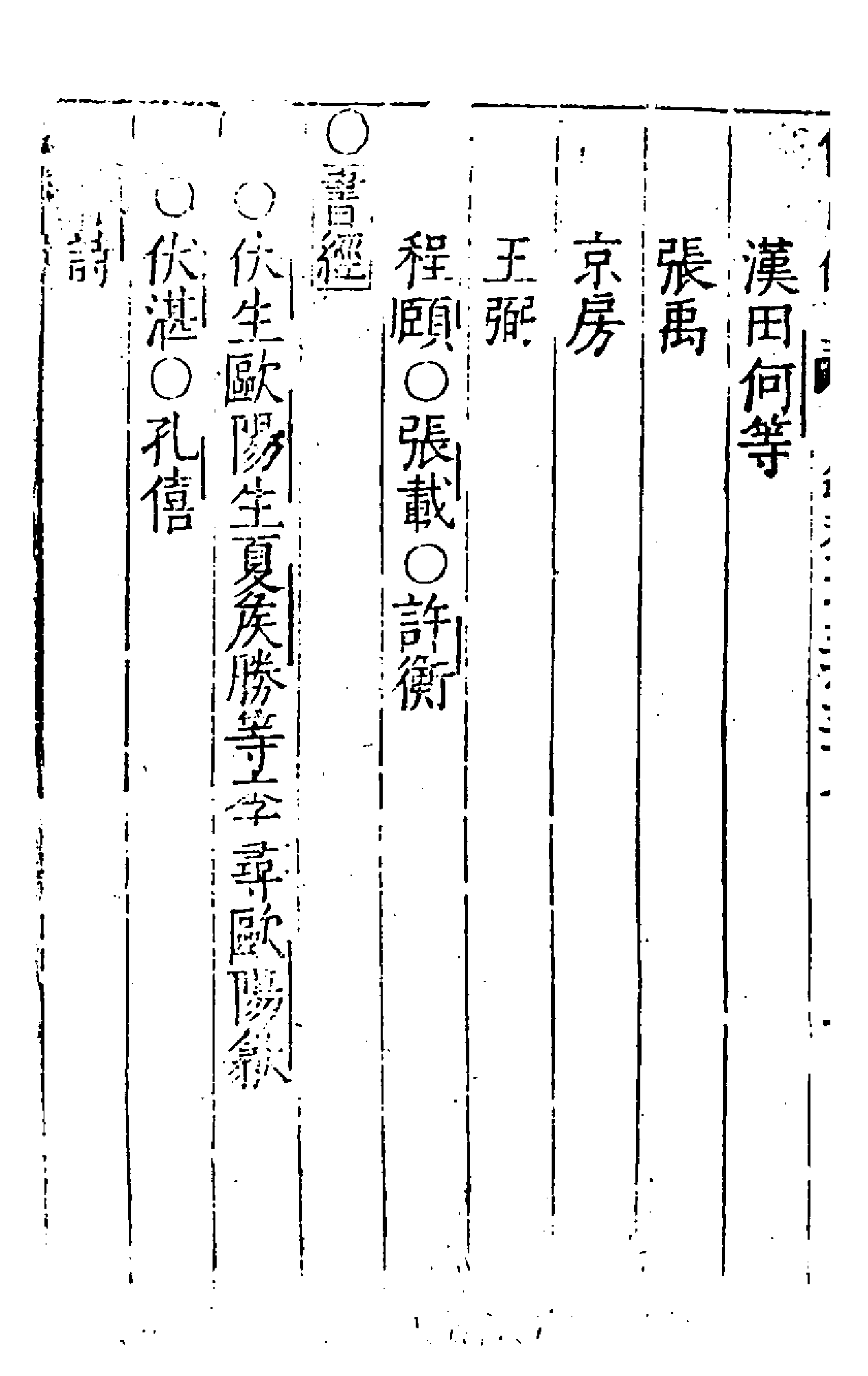
三詩經

四春秋

五禮經

六五經

○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王弼

程頤○張載○許衡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立學尋歐陽歙

○伏湛○孔僖

詩

○申公○韋玄成○薛廣德

齊詩

○轅固○匡衡○翼奉○平當

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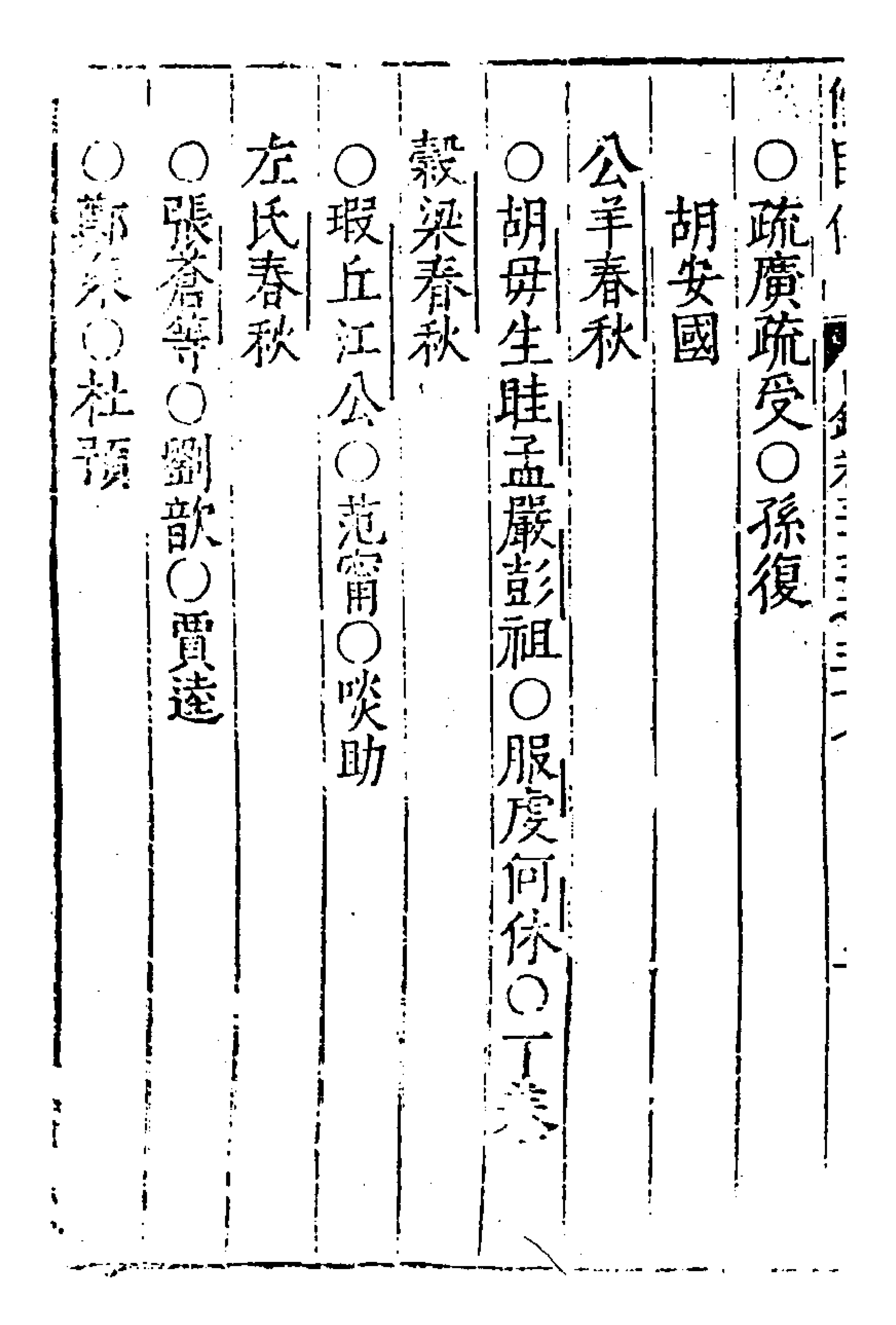
韓嬰

毛詩

○毛公○衛宏

○春秋

董仲舒○王吉貢禹



○疏廣疏受○孫復

胡安國

公羊春秋

○胡毋生眭孟嚴彭祖○服虔何休○丁恭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范甯○啖助

左氏春秋

○張蒼等○劉歆○賈逵

○鄭衆○杜預

○禮經

高堂生　二戴○皇侃

熊安生○陳暘

○五經

許慎○王肅○崔靈恩

劉焯○劉炫○孔穎達

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肎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琊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

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為大司空爵伯授瑯琊邴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

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黄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

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於大澤中以養母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之黄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

犯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

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問易以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
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
傅、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
退避鳳、上報荅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
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
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
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冊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

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
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
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
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
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
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

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由陽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

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卒於小黃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靑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

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

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
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
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
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
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
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

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既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

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

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

〇程頤〇譙定附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

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顧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

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願復上疏以爲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

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頤奏罷之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頤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頤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

執宰之法不從昇且怒而去矣從之則虞其[illegible]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昇於無事之地顒非昇也然聞昇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顒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顒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顒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

舟中人皆號哭順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順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徽宗即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順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亦是

胡說甚

妙

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又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諫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

爲蘇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閒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譙定涪陵人少喜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復潔衣往見之其後頤貶涪涪北山有巖定與頤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隨侍因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問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

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毛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横渠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

蒙齋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其大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

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蕆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

夫則定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
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
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
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
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
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程頤又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
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
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語是伊川未是

李生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之實以爲食又且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

與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

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肎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柰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誅而
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
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
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
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衞生之難而旣竭心思以惟
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
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
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
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

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胄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樂鼓舞不

倦不待糴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illegible]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閑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

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祗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頊令秦彊而卑烈

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内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

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旣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少懈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友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衡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乃奏以樞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傅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

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為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實默為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為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

其言喣喣，雖與齊于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衡

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平

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謚

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

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愼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

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奉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

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赦得出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

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
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
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
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堪授
牟卿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之子光亦事牟卿至丞
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
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
爲政事炔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
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

兩儒者榮之欽竟皆爲博士能文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爲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會疾卒谷永上疏爲宜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賞崇功之德上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
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常又傳左氏授虢徐
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
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
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
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尋
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
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
避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
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從丹言而尊傅太后至是
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
遷黃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因以教

賀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

世皆為博士欽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欽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欽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

蒙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
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
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
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
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
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更始立爲平原太
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

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

尸遵就國十三年夏病卒子翕嗣翕傳至曾孫丞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元
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
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後世傳
經學淸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
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

陝華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敎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敎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

爾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
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
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
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
公及許生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以詩授哀帝
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
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
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諫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

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韋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畱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

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

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

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
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
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上即日還其秋
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

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

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藝論亥爲革金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

補平原文學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
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
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
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顯在將軍者何也以
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

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畢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爲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尚或
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
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
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
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
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
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

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
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
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
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
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其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

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曰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

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肎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

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祭廉為順陽長栒
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
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
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
人之志周公既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
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

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
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
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
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貢禹使行河
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
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
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
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
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

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韓詩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隷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詩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

御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